

茶
仙
堂
混
書



特別
~16
3334
3



特八六
3334
3

自在物語序

嘉永三年戊午春二月。齋藤子永新。作先生之本牌。使余

為其論文。故述小傳以答焉。其辭曰自在先生。姓會田名

安明字子貫。俗稱等尾御門。其父曰重名御。以延享四年。

生先生於最上山形七日街。父母共為前明石村之人也。重兵

會田氏。從行澤村移。山形七日街。城門之南隅。先生。而智慧捷敏。名曰重松。始

學算於岡崎安之。俗稱權甫。十有立而早極矣。及源政之

真寺。母之與名。曰安且。年二十初出於東都。冒鈴木氏為代官

之下吏。御籍。請彼俗稱改彥輔。名曰安明。愈刻苦修教。天明七

年。既四十一而致仕復本姓。曰會田。改稱等尾御門。尔



[Faint,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身無官後。日夜益盡心於斯道。遂有所發明。以自成
一家。著天生法。號**窮上流**。乃以鄉名命我法。蓋示不忘本也。其他所著之書。頗多改畧之。
人呼曰自在先生。自在亭名也。先是國孝和号自由。先生亦慕其道。与人故有此号。此時
都下有藤田權平者。名是資。有馬慶之臣。曾善算。便刻**精要算法**。
以行于世。當今海內。無出于其右者。獨先生与之較。吾伎
倆。論難數次。竟勝焉。其事論已刊于私。世故不贊于私。此皆謂先生所以有
為本紳某氏之中興之名也。先生實以文化十四丁巳冬十
月廿六日。死于東都淺州之僑居。年七十一歲矣。乃其
果子。先生無子。養後子以爲嗣。墓之所在。即現寺。法名曰教。字院門。無量自在居士。
門人相集。又別建碑於淺州之後山。以稱其殊功於不朽。

文為鵬後其文化丁巳。至是歲庚戌。為三十四年。前是
文政年中。山形門人村居保隆。俗稱七梅年忌。行澤村
禪昌寺。以立墓碣。今又齋藤子永。雖非親受其業者。然篤
信先生之流。是以追遷移之。長源精舍。會田政墓。皆在禪昌寺。為長源末流。
新立。不主奠蔬。菜香茶白。等題幾條。多招舊親及同好。致
輦。啟慰。遂魂於泉下。而登之。其福云。以上本牌之文。噫。先生何等
之人。而在後之學。至如此耶。蓋其藝身。越于古今。而有所
合天理人心也。嗟。花山中。而出若偉人。誠窮上之眉目哉。
豈非鐘秀之氣。令然乎。昔者余出于東都也。以文化九年。或
日過淺州。有一家。揭榜曰**窮上流**。算術指南。余見之。乃

知先生之居。然不入而訪焉者。我意不在其也。於今深
增遺憾焉。今閱斯書。僅紀致前而不紀致後。而其中
多文理不屬。詞難自負之言。然是建一家者。常病則非可
博其口氣也。唯其氣象豪邁。才力有餘。而可已矣。至若
其先生之或立。從父之尊奉。仕告人之忠。與山形室曆前後
之景。則瞭然溢眸。今臨草文。問先生之願。未於子承。便出
此三卷以示余。故依斯書以起業。而其書卷首餘紙。
因幸移前條。于是以為序。蓋思先生三十年前。已後吾
日書斯語者歟。

山形 仁山道人原德壽撰并書

再答何法山人書

余曩前報答於足下。未覺其肯。重投書以責不修。封
筒後。天童達。初在孟春望後。居手乃見二卷。光彩燦爛。映
徹汗墨間。開緘乃一為水理之論。一為道真之辨。其素
不相聞者。聞之疑議。則放置之。凡自去秋。為足下所召。難
者。至今都為吾焉。吁。足下好奉之質。貪博之癖。引國紀。弄
儒籍。援佛典。恣意論。據野乘。證碑文。執天文地理。取欲肆
道徑。論難辯駁。嘖嘖唬嚇。難當並至。恰如懸河湧怒濤。雖
尔多文。一紙不屬。鵲突極夥。就中應別。善者。其要不過
得教條身。曰橋流而水不流。曰入者一箇小天地。曰
五天之運動。曰光陰之長。皆山人一己之作。意造說。而
料想揣揣之私。則似西洋窮理之學。而非也。是以不重違

風雅之方。更與余歌言。趨嚮愈遠。同軌輟耶。彼是固肯
馳。柳風在國。以之風。雅與小大雅之雅。共出于詩經。在
大元涉詞藻之類。邪稱之風雅矣。夫本邪之歌。猶詩之
若言其志。古今之人。異域之人。無尊卑。無賢愚。孰能不言
其志耶。至言其志。則多有工拙。有長短。皆自不求焉。而存
以賦興之法。此自然之體。而然人情之不得止焉。也。
和華雅異域之風。而其同者。則同焉。不同者。不同焉。風
之所以使。之然也。殊教與詩異詞。而意。詩有比賦興。便歌
亦有比賦興。詩有長短雜體。則歌亦有長短雜體。俱皆之
于善。如哀樂之心。故曰。詩志也。和華雅異國之人。而其異
也。別。意焉。不其異也。則不意焉。也。人情之。所以使之。也。
故曰。歌。詩。昔在。素。導。制。統。於。出。雲。三十一子
瓶。于。云。後。廿。分。前。半。十。七。言。謂。之。前。句。謂。後。半。十。四。言。以。為
後。句。二。人。分。前。後。而。賦。焉。謂。之。排。諧。也。賦。體。也。蓋。對
本。歌。之。名。也。又。截。前。半。十。七。言。而。為。一。首。者。謂。之。答。句。後
稱。前。句。於。截。律。詩。稱。之。絕。句。矣。而。答。句。與。前。句。不。同。答。句
有。法。故。難。焉。前。句。無。法。故。易。矣。其。難。在。非。有。師。傳。便。非。能
焉。其。易。者。信。俚。卷。曰。舍。之。人。若。衝。口。而。所。出。焉。亦。若。言。其
志。耳。更。無。體。格。然。自。具。比。賦。興。故。曰。詞。藻。之。流。皆。有。比。賦
興。不。特。詞。藻。之。類。至。生。平。之。言。語。詭。託。亦。無。盡。其。之。者。彼
比。賦。興。也。非。在。人。之。強。求。之。有。比。力。賦。為。興。而。尔。不。思。而
登。其。言。焉。後。容。而。當。其。警。也。也。別。此。人。情。之。自。也。而。獨。念
天地之妙。用矣。我先人嗜好前句。月集四方之什。以加批評。
到甲乙而還之。人呼曰之點者。一。概。與。式。之。柄。也。是

而有此名焉。余不佞。雖不知其人。然徒觀之所推。而亦不
減於餘。增其。既有年矣。於是去秋。遂例分評題於邵部。這
裡偶有流水之無遺。此全見于香山集。乃非敢杜撰。樂天
亦德夫子川上之語。而數句之意。句。別意無誓之言于
哉。一夕不肖。雖博不通文雅。苟負譽之望。而欺人之為耶。
一字半。倘片言隻句。無考。誤測源者。更不必。焉。不意。避
近觸足下之看。以。被。難之。及于。此。為。奈何。足下不知。凡
指。與。窮。理。因。殊。異。其。連。音。趣。也。至。泰。相。反。水。火。之。不。相。容。
而。印。以。其。相。反。不。相。容。者。遂。取。責。無。法。用。豈。不。謬。耶。証。亦
甚。矣。蓋。心。醉。一。理。萬。通。之。俗。套。也。且。足。下。不。知。胡。藻。之。類。有
比。賦。與。而。反。將。之。自。己。之。想。象。以。恣。其。聖。賢。之。述。作。此。猶
夫。子。之。於。湯。虎。香。山。之。於。張。祐。邪。心。不。言。而。自。削。然。矣。若。不
知。之。名。已。矣。果。能。知。之。則。前。書。何。一。語。之。不。言。及。于。此。賦。與
耶。書。至。之。日。若。果。能。說。之。則。定。悟。比。與。理。之。辨。而。已。如。之。何。
具。耳。目。心。腸。金。血。氣。之。屬。而。誰。有。不。會。斯。境。者。乎。請。莫。必
巧。遁。辭。以。欺。人。哉。知。與。不。知。居。一。干。此。

東瑜疑議負違於我者要不過四條故撮揭答于左

一橋流而水不流。云曰橋出于工匠土木之報。則其實非
可流滴之性。人之渡架所往來之物也。孟子曰人不病涉
焉。正是矣。足下狂謂之流焉。水者。天地之造化。而為可涌
出于地上之物矣。自流云乃其性也。倘將而躍之。可使過
類。是豈水之性哉。正是矣。足下狂謂之不流焉。水之流
與橋之不流。而今千指萬目指見而知焉。是足下之一口
而欺千指萬目也。不亦証乎。証為違。之為偽。之反。正。逆

反順。畢竟。足下漫說老子。自以為得道之真。是以好加所

倒語。豈不悖哉。与老之法。合滋影盜賊。多有同其義。大巧

如持文解如倘信此言。則法令暗則盜賊。強無焉。然解斯二

語。而真為尔者。便古今未嘗有之也。老大方不顧細謹

之意。而不外言教之長短耳。詩有竹。凡秋九夏。漢月書

之更之句。可亦倒而為倒。逆也。足下能黃治道。一謫

說而戰國權變之策也。皆出于偽。猶孫吳蠶張之從之

所為。而以無法之法。爭奇鬪勝。故稱之謀。或稱計焉。其

治套可見矣。奚得為正耶。惡性哉。足下之好倒乎。君子

願沛造次於正。故曰好正者存。多。好逆者亡。夫之道

也。遠莫窮理。与凡雅殊。異其途。必不可信為一

一人者一箇。小天地之云。此言出于後世。道家之偽妄。則不

足取為微。况乎於今日。用之治術。或從紙上之空論耳。

頗如趙括之說兵。不其違者。殆稀矣。若足下不信余言。

即試就人屍而解剖看焉。豈非有天地萬物在耶。若果

無此。乃說其家新書提綱等書亦可矣。或散老眼之疑。

一五天之運動。云天地間之一大水。隨五天之運行而循環也。

乃其理自然也。而水之為物。飛揚成煙象。名之曰雲。凝

散成華。春者名之曰雪。涌之于土表者。名之曰泉。流于地面

者。名之曰川。端水曰池。曰沼。積水謂海。謂洋。均之皆無

論于為一水也。唯到頭在處。而各異其名。以別焉。彼川

水過云。眼。下謂之流。火曰然。水曰流。一般之常語。云。灌海入積水。而合

焉。故曰無還焉。猶覆水再不返于盆也。假使循環涌之

于各地。為之泉。故不可還焉。奈何殊在頃。異於處。

是故分焉之別水也。此一水所以有教程之名也。吁是之
暗文法字格。偏依依隱擊私斷而旁一己之點才獨狃斯
錯誤亦可謂自棄

一 光陰不可言去云云。光陰去矣。光陰移矣。光陰巡矣。其皆
可矣。然曰去曰移曰巡。皆隨其時與事與處。而各異于
用焉。去云則有用于去。移云則有用于移。巡云則有用
于巡也。不特去移巡。其他曰徐曰流曰晚曰送。盡不可
枚舉焉。一光陰。而各從所其言。皆殊其方焉。此謂之用
字活法也。是下未知有其格。每以自己之揣度。自安此
偏執耳。且去者。往云也。行不在其處也。若去而在者不言故
如孤雲之飛鳥之去。移者。行移也。謂去在其處也。假令如
鳥如使巡酒盃巡之巡是等之類。不暇具陳。只舉其概。示之不
其妙用無方。無行處而不可焉。但足下為治道之理。所
窘迫。而釀此偏隘於己之物。底。殆似管窺上天。甚矣理
之若於人也。孟子曰。所惡於理。為其擊也。吁。格言哉。
再說。昔孔子遊在川上。而觀其流水之去不還焉。嘆曰。逝者
如斯夫。諸註。逝。往也。過云也。往者前而己。去底。來者接統
去底。皆道。行流之息。微云。蓋孔子歎歲月之不可返。樂天
做夫子之辭。作流水之無還之句。以自戒焉。為之比之體。
倘解之。盡人間之處于世也。不知昨日昨日難再。自少而莊。自
莊而老。之。行至焉者身矣。故使人之自勉強不息之義。僅
以五字。含許多之意象。此謂詩之妙。多。而是下不知有如斯
明文明微煥觀如火。在曰水不流者如何。將甘於倒乎。非耶將安

興トハ見ル所マ聞ク所ニ感ノ思ヒヲ發スルナリ若シ其例ヲ奉テ之ヲ示
サシニ足下知ル唐詩ノ雲想衣裳下畧小倉ノ花の毛ハ下畧等ヲ比トス又
九月九日下畧下畧下畧等ヲ賦トス又北邙山上下畧秋の田下畧等
ヲ興トス但シ一首ノ中ニテ此三ツ者ヲ心ニ得テ詩教ヲ詠ムニ非レハ解ス
ル不能ハズ余カ出セル題モ白氏全集ニ載スル詩ノ句ニメ則チ比ナリ樂
天曾テ孔子川上下畧ノ語ニ本イテ此句ヲ作其意ハ全ク此ル孟子ハ之ヲ
原泉混トト謂フ混ハハ涌尚シ其意ヲ詠カハ諸註多ケレ此足下
キ月来リ寒性ケハ暑来リ往ク者ハ過キ去リ一息ノ停ルト無キ者流水ニ如ク
ハナレ之ヲ人間ノ上ニ比メ云フハ少壯再ニ還ルト無ク老将ニ至ントスル
ヲ以テ水流ノ去テ還ルト無ク論ヘンク之ヲ勉メ使テ後悔莫ンコトヲ教誨シ給
フノ語ヲ取テ一句ニ約メ作ル者ナリ斯ル深意ヲ含メル句ナルカ故ニ出題
トス聊ク杜撰ニ非ス足下能ク察シ必シモ窮ニ混合メ一様ノ看ヲ成スト
勿レ都テ和漢ノ書ニ限ラス作者各々其意ヲ述ル者ナレハ使其書ニ隨テ其書
ヲ解キ他典ノ偶々暗合スル者モ無キモ非ス強テ之ヲ一理萬通ト一途ニ攻
ンコトヲ求ルハ陋且拙ト謂フ可シ宜誤ラズ且足下ハ字義ニ疎ク文段ニ暗
シ故ニ自ラ此送ラエカ心ニ疎ニ起スノミ試ニ其一ニヲ解シ先ツ彼ノ流
トハ水ニ就テノ詞ニメ水ニ似タルノ類ハ渾テ流ト云フ可シ靈字ナリ水ハ

實字ニメ品ナリ故ニ二字連屬スルハ必ス過キ去ルノ意ヲ呼ビ起ス端
ト云フハ活動ノ意ヲ容レス水ニ流ルト云フハ火ニ然ルト云フニ同シ
水ニ涸レ去ル火ニ消へ去ルト云フ此レ皆熟字トス去トハ其物ノ有ル處
ヲ放レテ移ルナリ故ニ寸離レ性ク片ハ一寸去ルナリ千里性ク片ハ千里
去ルナリ教ニ用アレハ教ヲ云イ教ニ用無レハ教ヲ云ハス此ノ故ニ唯去テ
ト云フ無ハ有ノ反對ニメ此ノ物。此處ニ有ル可メ而ナキノ無ナリ還トハ環ニ指シ復
其處ニ存在セシ物ノ何方ヘク性キ行テ重テ復タ其處ニ来リ居ルヲ云
フ度字ナリ譬ハ六田ノ人。諸國ヲ煩廻メ又其棟ニ来ル之ヲ還トス循環
メ至ルノ謂、ナリ若其人他邦ニ有テ在シタランニ其家ニテ一子ヲ産セバ
其レヲ指メ其人還ルト云フ可カラス倘シ之ヲ謂ント欲セハ再生メ還ルト許
多ノ數字ヲ加ヘカレハ其事通テ可カラス足下ノ水ヲ説モ此文法ニ同シカ
ル可シ唯此ノ文面ハ見ル所ノ流ル、水ノ此ノ場ヲ去リ其来ハ江海ニ灌キ大
洋ニ入ル此其レハ免レ下レ眼下ヲ今過キ去ルノ水此處ニ来ラス假令循環カ
タ山溪ヨリ湧キ来ル此亦蒸騰メ天ニ升リ雨トナリ雪ト成テ其處ニ還ル
此觀ル處ニ先水ノ微無レハ之ヲ別水トス譬ハ水ヲ地上ニ覆メ其水ヲ前畧
ニ取ント欲スレハ能ハサルカ如シ故ニ還ト云フ然レテ足下窮理ノ説ニ
似タル想象持度臆ノ斷ヲ加ヘテ強テ解センコトヲ求ルハ猶念佛信者ノ題目

環ニ指シ復
題目ノ出ル
カ

家ニ向テ遷葬能ニ一向專念無量壽佛ト有レハト證ヲ引テ辛クカ加シ止マサ
 レハ相聞フニ至ン愚ノ又愚ナル者ナリ此レト木ニ憑テ魚ヲホルノミナラス泰山ヲ
 挾テ北海ヲ超ント欲スルヲ似タリ此レト脚ノ設化セン而レ必竟足下ハ其本ヲ知
 ラスノ其末ヲ均セントス是故ニ方寸ノ木モ岑梧ヨリ高ク見一自ラ此送ヲ招
 ク謂之自暴自棄矣惡

自橋ハ流まで止 至水ノ流まで止

此レ橋ハ命教短クシテ朽チ易ク水ハ萬古變攻ナク同一幹ノ流水タレハ木ニ
 テ作りシ橋ト其命教日ヲ同ノ語ル可カラス其ノ水ノ同一幹ヲ指メ不流ト云
 イ朽腐シ去レラ流ルト云フ蓋シ水ニ乾テ短長ヲ説クノ縁語ニメ此レ又比ナ
 リ逆ニ取テ頓ヲ説ト雖モ文義ニ於テ相害セス假令ハ義ハ泰山ヨリ重ク命ハ
 鴻毛ヨリ輕シト云フカ如シ義ハ塵ヲレハ輕ク命ハ實テレハ重シ故ニ泰山ノ重
 キ者ト鴻毛ノ輕キ者ヲ反對ノ云ノ文ニ同シ斯レ縁語ヲ取テ證トハ成ス可
 カラス唯橋ニ比メ見レハト云フナリ如ク此ノ愚眼ニ白髮三千丈ト句ヲ見サ
 ハ其類ハ定テ高山ノ如クナラント思フ可シ又 直流直下三千尺ト此景ヲ見ルハ
 一斷測ノ測量器ヲ立テ而後ニ一尺ノ相違モ有ラハ偽符ナリト云ン至レ滿坐
 哄堂不息大凡文人ノ胸懷瀟灑ハ死類ナレハ昔ヲ讀ムニモ比賦興ハ知ラスハ有
 可カラス實地ニ取ルハ愚ノ誤ナリ○水ハ高ヨリ云之ヲ山水ト云フ止此譯ハ水

性下田在球
 分ナ知スニ
 分ナ知スニ

ノ天地間ニ周流スル所ヲ概ノ言フ片ハ石モ有ル可シ然レ固在球ノ分テ
 ラ知サル者ノ辭ナリ夫レ水ハ南極ニ滿ルルハ南米トナリ固為ニ容ル、
 時ハ固水トナリ球壺ニ野レハ球形ヲ成シ軌壇ニ入レレハ其形ニ隨テ必
 竟無形ノ質ナレハナリ之ヲ固水ト限ルハ概言ニ治用ヲ失ス○高ヨリ底ニ
 下ル、其性ナリ怪ハニ是ラス○水ノ地上ヨリ蒸 玻璃壺ニ半ニ
 騰メ升リ雲ト成リ雨トナリ雪トナリ又地上ニ 降リテ元ノ水ト成ル故ニ天地間ニ於テ只循環
 スル而已ニメ増換ナシ固ノ如ク玻璃壺ニ半ニ 水ヲ充ルニ日ノ寒温ニ後ニ蒸騰メ蓋ノ裡面ニ汗ヲ成シ又滴リ下テ水上ニ落ル
 此レ一大水ノ循環ヲ示ス簡明ノ説ナリ多文ヲ飾ラスノ論シ易シ○水ニ流ル
 、ノ義ナシ止此レ何等ノ僻言此レト火ニ燃ルト云イ水ニ流ルト云フ此レ其物
 ニ付テ難ル可カラサルノ辭ナリ若シ器中ノ水マ端水ナラハ流レタルト有
 ル可シ其性ノ浸淫スルハ是レ流ル、ナリ是モ其義無シト限ルハ何事ノマ
 火ハ燃ハス燒ケヌト云フカ和シ五尺ノ壺モ斯ル謔言ヲ信マシ乎呵々



一人ハ一箇ノ小天地トハ経ノ文ナリ足下知ルヤ否マ匡ニ古法ト後世ノ別
 アリ其古法ト稱スルハ專ラ治療ヲ務メ後世ハ趙宋以後ノ医革素聖ノ

ニ原ツキ人ヲ以テ地ニ比シ陰陽五行生剋配ノ論ヲ立テ而盡テラ生ニ架シ託ク
 可ハ高明ニ聞ユレト實地ニ遠リ多ハ偽ノミ少シク其端ヲ言シニ腹ヲ陰トシ
 皆ヲ陽トシ西根ハ日月ニ象トリ頭ノ丸ハ天ニ足ノ方ナルハ地ニ似タリ。経絡ハ
 江河ノ如ク穴教ハ一年三百六十日ニ測ル受胎ノ始ハ甲子ト教名ヲ盡メ説
 シクカ為ニ足下ノ如キ淺涉ノ徒ハ如何ニモ人ノ身體ハ天地間ノ諸物盡ク備
 ラサルト無シト偽妄ヲ信スルノ餘リ涙ト血トヲ一物ト爲濟テ天地ノ水ヲ
 之ニ比メ循環ノ理ヲ託シ最モ笑フ可キハ腎ノ腑ハ大海ノ如シト云ハ誕護ノ
 終ニメ本經ト違フ腎ハ五臟ノ一ニメ腑ニ非ス又胃ヲ海トス未タ腎ヲ大海ト
 スルヲ聞カス斯ル無根ノ事ヲ已レヨリ想像ノ口ニ信セテ人ヲ欺クト如何シ
 ○四節ニ土用ヲ加テ天ノ五臟ト云ハント是又一己ノ僻言ナリ訣ニ春主肝木
 夏主心火脾土乘旺乃在長夏秋主肺冬主腎水ト如北明文アレハ夫ハ五臟トハ
 臆作タルト明ラカナリ且臟ハ蔵也ト云ハ天室ニ蔵アラシム○我ク於テ見
 レハ天地ニ訣ラサレト無シト是レ前ニ謂フ如ク配當ノ偽言ニ親及スル故ナル可シ
 再ニ説ニ及ハズ然レ人ハ萬物ノ長ニメ造化生ノス重ルタレハ自然ニ其體ヲ具
 ス唯似タル而已ニ急具ト云フ可カラズ今現ニ身人ヲ解剖スルニ櫻木ヲ碎
 キテ見レハ花ニ無シト云フカ如ク腎ニ水無ク心ニ血ナク命允経絡等ハ一
 毛有ルト無シ然レゾ偽トヒスンバ天下更ニ偽無ラシ之ヲ實ト思ヒ信用セ
 ルカ何等ノ慧心ソマ若シ天地開闢ノ始ヲ見ント欲セハ萬古ノ昔ハ人カ
 モテ見ルト能ハサレハ止ム事無ク圖書ノ記載ス所ヲ見シ耳假令其似メ
 ル所ヲ比セントテ人身ヲ解體ノ天地ヲ察センコトヲ能ハス者アラシヤ且
 足下太古ノ昔ヲ終セントナラバ神代古事旧事拾遺等書又経ヲ論セバ古方
 ハ傷寒金匱玉函千金外臺等後世ハ素靈七部十書三大部等又人身ヲ觀シ
 ト欲セハ提綱新書等ノ已ニ卷見スル者ヲ熟覽ノ一字一事ノ解セサルト無
 ニ至ラハ則共ニ此事ヲ論ス可而免角足下ハ諸書ノ後華攬抄ノ類ヲ係吞ス
 ル先備ナルノ正路ニ由ラズメ邪徑ニ由ル可
 自北辰ヨリ止至間遠ナランヤ止

一 北辰ヨリトハ北辰ノ天位ヲ定テ日月星辰ヲ運行セシムルト思ヒルハ謬ナリ
 北辰ヲ衆星ノ共スニ法リテ天子ノ位ヲ定ルナリ南方ニモ極星アリテ北極ノ
 如シ南北ノ極ヲ犯軸トメ日月星辰皆循環スル下恰モ車輪ノ如シ然モ北辰ハ
 高クメ見ヘ南ハ低ク見ヘズ南北同前ニ星像ハ同タレモ只人ノ見ル所ニ從テ帝
 位ヲ擬立ルナリ其レヲ何ツマ中心ノ御中主ト一口ニ人ノ所作ノ如ク日月ノ
 東升西没ノ位ヲ定ムルトハ實ニ想像臆私ノ甚ニメ地球地球ヲ未ダ見サル
 以前ニ主タル説ヲ讀ム故ナリ○東頭レ西ニ入ル日ニ止北レハ日月ノ東升西
 没ニ附從メ水ノ循環スルコトヲ説クナラシク可シ然レモ文面足サレハ只日月ノ循

環スルトノニ聞工定テ不文ノ誤ナル可シ余ホタ嘗テ日月ヨリ帰ルル無シト云ハ
ス足下之ヲ再訂セヨ然ルヲ問遠クシント責ムルハ此レ猶婦孺ノ軒ニ掛ツテ人
ヲ見テ倒行スルト咲フク如シ亦戻ラスヤ

自月天止 至萬物造化止

此條五天ノ循環ニ天ノ運動ニ因テ萬物物育スルノ妙ヲ讚メ水モ其レニ準メ循
環スルト云フカ如シ然レニ刻ノ間斷ナク円周ナリトハ是レ又何等ノ語ソヤ円周
トハ九キ圓ヲ此ノ円周何程アラント云フ辞ナリ循環ト義ヲ異ニス循環トハ
タマキノ端無クメクルカ如シト凡キ物ノ、廻ルラ云フ足下ハ必竟文字身辭
セズノ物理ヲ説ク欲ス南天ヲ看シ欲メ北極ヲ開クク如シ諸策違ハサルヲ殆
稀ナリ前ニ條ハ人體ヲ以テ水地水行ノ循環ニ比シ前條ハ日月ノ東升西没ヲ取
テ水ノ循環ノ理ヲ推シ此條ハ五天ノ運行ニ就テ水ノ必ス循環スルノ意ヲ
極ム此レ庖理家庖理ニ害復テルヲノ癖ニノ其疾ハ天經ヲ誤リ荒ニ起ル故ニ
北極ヲ治セサレハ文雅ノ意ヲ解其國ニ遊ハス能ハス他無シ此賦興臨觀ス可シヲ知ラサル
ノ過ナキ筆ス

自萬物味形止 至公業可被下

此段總テ本論ト相渉ラズ故ニ一若ノ對ヲ置テ欲セス然レ足下ノ學ハ元ヨリ
本典ニ就セズ而抄書マ荒史ノ碑說ノニ流シ得タル覺傳ナレハ訛雜沓トノ
砂磔半ニ過ク再ニ淘汰ヲ經ルニ非レハ全全ヲ得ルヲ能ハス假令衰老タリ
朝聞メ死ノ語モ有レハ前段死段ノ如キヲ謂ントナラハ西洋ノ天說子六ノ或
向孝又中臣ヲ解セントナラハ諸葉白雲 又韻家ハ老ツ麟之カ本
書ニ孰キ盛典僧給其他注諸假名句等日ヲ逐テ上梓本ニ之シカラサレ
ハ只管ニ正書本編ヲ眼ヲ晒サハ卓見其意ニ直ニ先ハランニ惜哉野乘牌史源
ニ老強ヲ示ラシリテ信テラレハ何等ノ筆識ナキマ田舎ノ村夫子ト稱ス可シ

自子川上止 至死物ニ非ス止

一川上ニ都テ足下ノ行文駁雜ニメ取ル可ラス即陰ハ仁ノ端トハ何事ソマ蓋シ側
隱ノ誤書ナラン誤書ニメ而本文ニ相与カラス蛇足タリ又衆生ヲ迷テ論ス方便ト
ハ此レ更ニ怪シキ辞トス儒ニ譬諭有テ方便無シ譬諭ト方便トヲ知ラスノ
以テト為ス何ノ不眼ノ茲ニ至レ譬諭ハ實ナリ方便ハ虚ナリ流水ヲ指メ真
後悔莫前ニ詳ニ出ス是ニラン謹ヲ揭テ示カレ何ノ方便ナラン半盾ヲ強ルト
言原寡混云云一刻ノ斷動云云皆動キツメニテ生物ナリ止此ノ動キ説ト云フ
ハ詳ノ足ラサルナリ水ハ何ノ為ニ動クマ流ルルニ為ニ高クニ非ヌマ故ニ平水ハ必
ス動カズ皆字生物字術ナレ可シ蓋シ斯語ハ孟子ハ孔子ヲ釋メ其義ヲ
敷衍スルナリ前者ニ已ニ詳ニ説ク故ニ茲ニ贅セズ兩章共ニ白詩ノ出ル涼
トス足下死ノ二章ヲ視テ生物ナリ死物ニ非スト牽強附會ノ文面ノ外ニ及

ホス皆疣痛トス憎ム可シ其真ヲ縈ルカ為ナリ

自光陰ハ去トハ止至悟道止

一 光陰ノ去トハ去ハ前章ニ説カ如ク其処ヲ放レテ行ク事其ニ在ラス倘シ其処ニ居ルハ去テ猶在ト辞ヲ屬マサレハ章ヲ成リス便チ是移ルナリ巡ルトハ諸國ヲ順禮ノ廻ルト同シ循環メ回ルヲ必セス周旋ト少シク義ヲ異ニス光陰巡ルト云フ片ハ光陰ニ執テ巡ルニ用アルナリ故ニ周二周三周ノ春ヨリ夏秋冬ト又一年ヲ經テ元ノ如キノ春ニ至リ遷ル也遷ルニ用アリ用無ケレ言ハズ謂ナリ移ルトハ花影移ル山川移ル封移ル等其処ヲ離ルニ性キシ処ニ居ルナリ倘シ移リテ其処ニ在ラサルハ去リテ其処ニ在ラサルハ移レ無シト別有ラズト力ナラ加ハサレハ文ヲ成サス是レ法ナリ是ヲ以テ光陰ノミナラス去ト云フ片ハ去ニ用アリ移ルト云フ片ハ移ルニ用アリ巡ルト云フ片ハ巡ルニ用アリ足下ハ字眼ヲ知ラサル學者哉ナル休佳二師ノ悟道メ去ラヌ行カヌ不生不滅ヲ光陰ノ去ニ附會ノ自己ノ想象ヲ牽強ノ自然ノ深味アリト喜フハ已レ止戸故ニ下戸ニモ酒ヲ強ユルカ如シ送ノ又惑ル者ナリ之レヲ一家ノ自藝トス俸腹ニ堪ヘズ

自釋尊説止至神儒佛一道止

一 此段全ク論難ノ流水ニ相渡ラヌ故ニ答ルニ及ハスト雖モ足下ノ為ニ一語ヲ設ク神道ハ本邦自ラ傳ハル所ノ道ナリ儒ハ支那ノ聖賢蹟レ所ノ道ナリ佛ハ印度ノ釋氏説ク所ノ道ナレバ即チ神道ハ自ラ神道ニ佛道ハ自ラ佛道ナリ佛道モ自ラ佛道ナリ之未キテ一道ト一口ニ云フ可ケンヤ皆各道ナリ定テ足下ノ云フ処ハ國家ヲ治ルニ至テ其帰キ一ナリト思ヘルナリ可シ許多ノ家事ヲ加ヘサレハ其教ニ通セズ是全ク不文ノ過ナリ

自老子ハ天理直止至真理脩行被成止

一 絶テ老子ノ言ハ逆ニ取テ順ニ偏ス莊モ亦之ニ傷フ此輩ノ言ヲ直クトハ云フ可カラズ孔孟ヨリ直説クト云フ可シ直ニ及スル者ハ皆曲ナリ曲ヲ視テ直ト思フハ足ノ心中ニ曲ヲ懐ケハナリ如何ントナレハ人其子ノ惡ヲ知ルナリ少シ足下ハ水流レズト云フモ老子ノ法令明レハ盜賊多ク有ト同意トス足下ハ之ヲ治道ト心得テ余ニ論行ヲ勸ム抑治道真理何ノ用ノ凡ソクタル者ハ心ヲ正フスルニ如カス大凡ソ治地ハ戦國權変ノ道ニミ猶譎詭ノ如シ吾徒ノ恥ヲ恥ル所ナリ亦異ナラスマ

自聖徳止至慈シヲヨ止

一 鹿戸ノ創業。新氏ノ脩行又舜禹文武周公孔孟管仲ノ聖賢モ皆悉ク師侍アレハ善師ヲ撰テ事ベトノ教示ノ厚キ感荷ニ堪ヘズ而足下衰老ノ悔ニ踈脱トメ天命ヲ後送スルヲ懐儀スルハ希世ノ心事ニ違フテ覺悟スルハ流水去無還ノ一句ニ存ス思ヒ合ハサル可シ又朝

此等モ皆
此等モ皆
此等モ皆

二道ヲ聞テタニ死スル可ナリノ聖若モ有レハ今ヨリ過チ改メテ悼ルテ無ク
先ツ凡雅ニ劇ル詞句ノミナラス生平ノ言辭ト雖モ比賦興ノ具セザル
無キ覺テ都テ逆ラズリ順ニ就キ水ハ流ル者ト思ヒ法令明ナレハ盜賊少
ク法令暗ケレハ盜賊多キ者トモハ邪淫ヲ脱メ正帰ス可シ殘年何ソ痛シ
自易ノ意止至中氣以為和止

一陰一陽習之道トノ楚語ハ本文ニ則ルト雖モ必竟足下ハ屬文ニ於テ故
ニ冠首ヲ失ス此一陰一陽ハ大極ノ一ヨリ生スル起テレハ大極動テ陽ヲ
生シ大極動テ陰ヲ生スルノ辭ヲ冒スレハ尚以テ昭明ナリ遺替トス

自和和止至中和ヲ得メシ止

一子思ノ本文ニ致中和天地位シ萬物育スト程子之ヲ註メ不偏謂之中不
易謂之庸ト蓋キ其尊ニ可キヲ見ル足下此ノ明文ヲ參ヒカレハ其曲トス
蓋シ目暈ニ生スルナラン

自於黃殿止至取教ト也止

一不偏ハ祠官ノ敬祿ヲ以テ口腹ヲ糊スルニ充タス是ヲ以テ饒者ノ度傍ヲ鄙
懼ルニ堪タサト雖モ先人ノ餘業ヲ道ナレハ乃チ餘業ヲ統テ聊ク一枝ノ得
ヲ甘シ鷓鴣鶴ニタヌ如カカル生涯コノ實ニ被馬タル身廿ナリ諸テ足
下ノ高致ハ悠然トメ殘年ヲ舊ノ莖ニ蔓ニシ地壚ノ石以テ苔苔ヲ煮テ

光陰ヲ破窓ノ下ニ送ラル情趣豈ニ凡俗ノ能ク及フ伎倆ナラン乎孔門ニ
垂聖ト呼ルハ一葷食一瓢飲ノ顔子モ一頭ヲ出スノ地無ラン歟
自天王御名代止至可拜ナラン終

一夫レ本邦慶元以來今ニ至ルマテ二百餘年ニ及ヒ昇平之化文明之輝澤ニ
浴スルハ皆此レ 神祖鴻業ノ大德ヲ被ルナリ諫彼苔深鷄不驚トハ斯
ル時世ヲ羨スナリ又叶生公府薛花落訟庭閑トハ四海浪靜ニメ痛算ノ
煩テラサルヲ詠スルナリ又路不拾遺知政肅野多滯德是時和トハ戸鎖ヲ
御代ノ四民肥ヲ高ノ腹ヲ鼓スルノ清政ヲ仰クナリ如モ凡雅ノ吟咏ヲ幾千歲
ヲ限リ無ク永ク蒙ルハ盡ク足下ノ述ル所ノ如ク乱世ノ思ヒ易クバ 國家ノ
公制ク時リ律令ヲ朝暮ニ頂禮スルニ豈ニ歎ラヤ

以上ノ五條ハ足下ニ言答問ノ流水ニ与カラズ然レモ言ハズシハ知ラズト
モシ故ニ聊カ所思ヲ談ルニ而今而後ハ必ス他ヲ言フナク推亮スル所ノ
緊要ヲ清ルカ為ナリ詰フ慎之トモ又猪末ニ重テ前幸ヲ統括メ以テ
再意ヲ通ス讀ニ隨テ肯綮ヲ失スルナク

附言一則

一足下ハ村舎ノ先生淺學ニモ博覽ノ巨擘ナレ哉何ヲカ淺學ト云フ曰ク統
ハ所ノ書ヲ深ク研究ノ一意ヲ洩カズ解スルヲ欲ヒズ忍卒翻シ志ルニ

似タリ傳覽トハ何ヲク言フ曰ク圖書佛書道書韻書天文地理等ノ撰抄後羊凡ク文字ヲ載スル種類眼ヲ過ル者ハ餘リハ蓋觀メ又強テ津砥切磋ト一意ヲ残カス貫通スルヲ求メカカシ皆荒史野乘ノ學而已是故ニ其失智ノ溢ル處却テ已レク繁識ニ迷ヒ偏僻ニ陷ル皆此レ祖暴ノ過ナリ夫レ窮理ニニツアリ一虚トシ一ヲ實トス後世醫ノ如ク空ヲ診スルヲ虚トス虚ハ偽ナリ西洋家ノ如ク實測ヲ極ムルヲ實トス實ハ真ナリ聊カ試ニ三載ヲ掲テ戲理窮ヲ存セン曰ク甲乙人集リテ一語ヲ起ス甲人曰雞ヲ殺テ曰ク著板ハ何ヲ以テク辛ナル願クハ其所以ヲ聞シ人説之曰ク形凡クメ太カラス長モ長カラスメ尖頭ニメ赤也是土性ノ辛ヲ吸集メ生ス辛ナル所以ナリ丙人之ヲ聞テ曰ク尖頭赤身如何ニモ辛ヲ形容スルニ似タリ然レ味ハ五行ニ配スルニ火ノ味苦ニメ色赤ナリ金ハ味辛ニメ色赤ナリ足下ノ言ハ古範ニ違フ如何シ人適辞ヲ巧ニ欺テ曰ク吾子ハ漢説ヲ信ス漢ハ偽多シ余ハ西説ニ據ル實ニ今試ニ指頭ヲ火ニ焚クハ痛ヲ答ス此レ痛ハ乃チ辛ナリト丁庚皆默メ之ヲ聞ク壬人徐ニメ曰余頃者一種ノ著板ヲ得タリ其形墜圓ニノ卵ノ如ク色黄ナリ然レ味辛ナリ此レ如何ナル美ソマシ人詰塞リ遂ニ退ク又甲人曰ク猫子ハ存テ氣ヲ喰フ糞クハ其理ヲ辨レヨシ人曰ク四足毛身横行ノ口ニ舌アリ指ニ爪アリ此レ氣ヲ嗜ム所以ナリ丙人曰ク四足毛身横行口ニ利牙アリ指ニ利爪アル者皆能ク氣ヲ嗜ムカ曰ク然ラハ狗子ハ何ヲ以テク氣ヲ嗜マサルシ人曰ク身大猫ニ五倍ス此レ氣ヲ嗜マサル所以ナリ丁人曰ク然ラハ狐ハ何ヲ氣ヲ嗜マサル人曰ク尾大此レ素氣ヲ嗜マサル所以ナリ戊人曰ク狎ハ其形能ク果適メ然ルニ氣ヲ嗜マサル如何シ人曰ク目睛ニ盈虚ヲ現セズ爪甲利ナラス此レ氣ヲ嗜マサル所以ナリト一壺書已ニ盡ントス壬人曰ク一計ヲ葉トテ曰ク余頃幸一猫ヲ養フニ此子目睛盈虚セサルニ非ス爪甲堅利ナラサルニ非ス全肥他猫ニ異ナル所ナシ然レ氣ヲ喫セサル而已ナラズ氣声ヲ聞クハ遠チ而去リ花氣ヲ散スルハ走テ而遁ル此レ如何ナル事ソト満堂哄然トメ晒フ人報汗下テ而ノ逃去ス復タ甲人一奇ヲ將メ問テ曰ク雷公ハ奈何ナル神物ノ乙人曰ク此レ容易ノ談ニ非ス端席盥漱メ後ニ語ラン抑々ニ本邦神代ノ昔シ冊尊花化ノ雷トタル其種ハ色アリ今ニ靈驗誠ニ新ナリトスト丙人曰ク漢玉ハ奈何シ人曰ク論衡ニ能ク其性情ヲ説ク走鬼教彼ヲ荷テ雲中ニ被ス更ニタル者其声ナリ戊人曰ク印度ニ於テハ何ノ佛ト云己人曰ク我レ未メ大典ヲ看破セカレハ梵説ヲ詳ニセス思フニ不動尊ノ分身ナル可シ庚人曰ク各ノ説ク所ハ三國ノ古籍ニ載スル所タルハ庶ハ其物ノ品タルヲ詔レ辛人曰ク和輕ハ救ヲ奉メ雷ヲ捕メシヲアリ日光邊ニ雷符アリ思フ

鬼神ニ非ス人曰ク此レヲ雷歎雷鳥ヲ狩ル者ナリ余等テ其鳥歎ヲ目撃
ス必ズ其雷ニ非ス終人曰ク余レ昔シ知識ニ聞ク夫レ雷ハ水火ノ雲中ニ
戦フナリ故ニ黒雲四垂ノ東擊ノ声。百里ニ鳴ル大両凶電。是レ其徴ナリ其理
恰モ砲ニ近シ古来ノ諸書ニ未ダ明解ナラズ見ズト一塵之口同ノ話柄正ニ了
ラントス一人前キヨリ坐隅ニ嘿ルトモ諸論ヲ聞ク茲ニ至テ口ヲ開テ曰卿ノ言
能ク我レニ慍フ昔シ 憲廟此ノ事ヲ但沫ニ尋子給フニ沫ノ博大。宇宙ノ書
眼ニ遮ル者ハ紀曉波カナルヲ無シ然レモ雷ハ雷ニテ被差置候ヘト答ヘ奉ルヲ
當時以テ善對ト賞讃ス蓋シ但沫ニ更ニ至當ヲ得ナル故ナラント諸論ハ
復ニ止ミニナリ而レニ近世寛享巴未。西洋ノ學大ニ聞ケ諸籍ノ翻譯ア
ルヲ見ルニ觀瀾含密等ノ書ニ雷ノ妙理ヲ窮メテ餘蘊ナシ其説尤モ適實
トス其他名物藥鏡等ノ諸本州類ノ書ヲ檢スルニ著候ノ辛タル所以ト
猶子ノ氣ヲ嗜ム所以ヲ搜索スルニ更ニ其説無ケレハ改竊巴ノ塵キモ未ダ
其明解ヲ得シ者無ラン此レ人智ヲ以テ推測ス可カラサル者ナリ然レハ則チ概
猶スラ其理ヲ極ムルヲ能ハズ况マ世界方輿ノ宏廣ナル一理ヲ以テ千萬ニ通
ルン事ヲ求ルハ實ニ足下偏學面莽ノ僻耳。是ヲ以テ大凡書ヲ讀ム者ハ
須ク其一書ニ就テ一義一子ヲ翰會貫通メ泄サス得達ノ功ヲ積テ而後ニ別
書ニ遷ル可シ奈何トイレハ假令大聖知識ト雖凡クニ其得意ノ処ヲ述ルカ故
ニ各経各意人ニ其面ノ同シカラサルカ如シ蓋ニ此レ等般一品ナラシマ偶々其中
獲テ其合フ処アルモ其レハ其レナル歟而レニ足下ハ國籍儒經釋典偽匠ノ
棍鈔等ヲ見テ其理ヲ一致ニノ通センコトヲ欲スル語ノ大ナル者ナリ 本邦ノ注
者。大古ノ事跡ヲ述ルニ漢字ヲ假リテ之ヲ記載スリ諸法諸物等モ當今如クニ
源足セル世ニ非レハ假テ既戸空海小角ノ如キ聖賢モ皆彼地ノ方法ヲ假借シテ
テ此方ニ飾飾潤色スルコトヲ釋ヨリ来ル支那翻譯ノ佛典ナレハ自ラ参考
習合又ルモ亦直チラス乎而ノ足下ノ智ハ既戸及バズ又空海ノ賢ニ如クス又小
角ノカニ匹ビズ然レニ足下自ラ意ク天下ノ大ナルモ窮極スルニ足レリト一理万通
ノ辞ヲ規則トシテ神佛佛ヲ一道ナリト為ルニ遷見ナラスマ夫レ道ハ大路ノ如
ク然リト譬ハ祭師ヲ志ノ行ク人ニ道ヲ取ルルヲ異殊ナレト都ニ到ルニ及テハ
一ナリ昔故曰神道自神道佛道自佛道皆各道也然面區其
國家則一也ト且夫理ト道ト元ヨリ同シカラズ道ハ定率アリ理ハ定率ナシ故
ニ善ニモ附ス可ク惡ニモ附ス可シ頭頭皆理有ラサルナシ足下ノ水ヲ説モ亦然
リ凡雅ノ道ト窮理ノ道ト各道ナルヲ一様ニ求子末テ一理ニ格セント欲ス
尙ソ得可シマ尙且足下水ノミ循環スト思ヒハ此又偏見ノ足ラサル處ナリ
西説ヲ知ラサルニ坐ス火モ亦消ルハ其着スル所ヲ謝去ナリ去テ存ニ故ニ
散スレハ淳遊メ伐氣トナシテ充滿ス故ニ變ヲ仰ルカ或ハトントトスヲ地

ツ片ハ下大ヲ現ス又エレキテルヲ廻ス片ハ滿坐ニ凶逆ス然レハ消ユルハ
便チ散ユル者少燧スルハ便チ集ムルナシハ是レ還ルニ異ナラス只水
火ノミ然ルニ非ス叫不金石及コ有情ノ禽獸虫魚ノ類人間ノ死生ニ
至ル迄悉ク死ノ循環輪廻ヲ出ル丁無シ凡百ノ物理ヲ一一推究メ
残ス所口無キハ西洋通國ノ學術ヲメ常ニ人ヲ撰テ庠序ニ備フ此
レ又其法アリテ重細垂ノ日本支那天竺人ノ能ク及ブ所ニ非ス如此
知ラヌメ足下ハ世界ニ只日本支那天竺ノ三國ノミ學術アリト思ヒルハ
此レ所謂井ニ坐メ天ヲ觀ル者ナリ地球全面ヲ五大洲ニ分チ我カ三國ハ
其五ノ一ノ重細垂洲中ノ一小國ナレハ世界ノ大ニ比スレハ計フルニ足ラサル
而已寬享ノ比初テ地球面ヲ割シ今ニ至テハ益々其精詳ヲ盡メ裁悉
洩ラス方國ノ凡エテ紀ス外記畧談等ノ書注々出テ彌々明備トス足下
未タ此等ノ事ヲ夢ニタモ見サルニ似タリ於是舊腐ノ餘餘ヲ飽リ人ヲ小天地
トシ神佛併一道等ヲ古人ト一口ニ統キ臆懼ヲ迴ラメ凡雅ノ水ト窮理ノ水ヲ一
様ニ統キ一理萬通ヲ工夫ヲ凝ス是レ全ノ村學淺偏ヨリ出ル所ノ過ナリ而今
而後衰先ノ後年ヲ厭ハス多荒ハ積積ニ如クスト有レハ想像ノ變機ヲ捨テ、
多能ヲ貪ムカレ最モ惜可キハ村度ニ心ヲ盡メ浩翰ニ涉獵口ス居諸ヲ送リシ
ハ猶流氷去無還カカシ積木ニ至テ石言附テ書スルハ足下衰老ノ為ニ頂門ノ一

贈原田法橋

頃日滯霖經旬。足下眠食如何。足下秦斗以扁君之手。救
我山縣之病。各相望于門。前成市。西鶴寓定無極髮
之暇。僕月初得一狂。故什於案。以呈之。暇下。故非好事也。
晴後却恐煩穢。斂之高慮。撥荃。僕固非操觚之流。則文之
野。子之倒。足下無妨。幸恕焉。以殷勤教之。又素為山澤之
徒。則法之過。方之秋。足下莫笑。賴容焉以丁寧論之。
壬子七月印鑰。某者召予。行詳病在家。日農夫
年五十餘。元強健。未嘗知病焉。性嗜酒。時為病而已
病歲五月下浣。放棄飲火酒。約身量。倏忽卒倒。而不知人。
幸。新甍如雷。恰似熟睡。若石者。凡三日。故家。相驚。而怪
異甚常。即延邑。曰此耐過量。是故勾引之索。昔有中山

之醉。咳而云。家人罗之。初安焉。亦能其枕上。至至飯後。遽
寤。目控首耳。屬書曰。吾昨入城市。耐醉而歸。夜室所為
偷兒。覆衣衣囊。早使收。丁從跡之。急之。促去。書以為夢。既
覺。宿醒未醒。乃巧言辭。毋易之。始要其再晚。至自是之後。
晚覺相半。罵詈不絕口。比其夜。及之更。倉惶裸起。乍欲走。張勢
勵於常。家人大驚。左抱右持。因循無慰。又復就床。然亦後
循衾覆席。怒為揚焉。或喜或悲。一興一臥。身心都不穩妥
也是以家人。茫然。已知非醉而狂。全家相議。頓求禱茶灸
餅。未見驗効。自若。以至今日。賴祈明察。予由斯語。粗知極
耐上騰。衝腦侵神之原因。乃望其向畔。聆其言音。三月雖
在寢。更不見旁尋之靈。於其肌。則浮而紫。視其舌。則胎生
黃。其便則殊臭。更鬼。其身。唯有心高。巨里。脊上之。易
而彈指。則其飲食。二便。則如生平。唯溺渣著云。於是予便
頭。莞著於頸部。而放足澤。湯則施鎮。症加。痛那。滿那
而還。後間五日。又復之。脈沉數。心高。巨里。動如無。而脐上
僅有動。但減半。其腹則擊。眉而大息。遍診渾了。便自傍
報道。乱語妄指。信前。曰。彼割。鎮。症。交。清。下。与。服。之。尔。後
依然無差。証。請。足。以。必。有。妙。法。幸。救。一。夫。 指。末。懸。一。話
有。客。來。曰。友。人。西。山。利。平。患。下。血。久。之。百。方。無。效。近。請。治
於。原。田。法。橋。示。病。理。於。利。平。曰。此。証。世。以。為。何。利。云
皆。以。為。下。血。法。橋。云。死。必。然。焉。凡。下。血。者。血。出。于。肛。之。內
邊。故。得。死。之。名。今。吾。子。之。候。血。自。胸。底。注。下。于。肛。門。是。所
以。似。而。異。也。名。之。墮。血。臣既奪音相近俗耳或誤
聆若謂之吐血何將用何字噫。亦。劫。奪。一。之
輩。病。名。且。不。能。知。之。焉。能。察。病。根。乎。不。能。察。病。根。而。何

以能萃此枯也。宜哉。不得全愈矣。利俗眩之。供壁不徒。
未嘗菜。而精神快豁。猶住身於安養界。故喜而語之。
僕亦聽之。言云。予聞此語。謂曰。假使雖不有重九。譯
之差。然非如眩之洛孫耶。馬以為信也。夫古今稱下血者。
果何。斯二字。非人血下出之名乎。血口何限也。西家說。血
之生于心。之在胸膈。之釀血。新而直向腸間。而
射出于肛口。而下流于外邊去者。或有為。或有腸間傷
而下降者。或有肛門傷而之滴者。盡不可枚舉。也至其出
下均在肛口則一也。而血者水質也。下字最多意。但可從
下降下流之下。落也。豈得非人血出下之名乎。病狀何
限也。僕嘗檢漢唐之諸書。有稱便血而不分大小者。或曰
痔血。或曰。又謂之腸凡。其已有先後遠近等
數目。而各明其病已。然未見號墮血者。果是出于何曲也。抑
足下草創之命名乎。非耶。蓋墮血之落也。与下同意。故取
下血之一証。別名墮血。以分類而異。月祭是適。製新可
掬焉。確當誰敢可名。後應列作者之林。字書墮血落也。他
日倘值下血之奇種。即自我肇下名。謂之墮血。亦何妨。墮
墮之為名。詎義宜然。豈誣乎哉。且云墮血之候。何以辨晰
其證也。乞叩兩端。而盡焉。若聞病者之想像。或認胸腸瀉
之聲。以為之徵。則不為實者。豈希于天。
生已矣。珠之竹帛。後賣菜城市。東奔西走。將以求衲耳。是
故俗冗鬧。晝間無閑。力剪燈。幾夜侵更。而裁之。重
稿可費。轉頭多事。縷。為言。直以草稿。見之文雅。悞悞誠
不勝焉。偏欲得貴。而為青囊之至寶。後之。

再与余田法橋債七月念五之報

山縣之草區某再拜。再白京師名田法橋生石。僕少少曾
聞之。即曰吾區雖小技而為仁術。改業斯道者。必慎焉。謹
焉。當時僕亦而疑之。稍及長。讀諸籍。粗知梗概。故舉其
緒。以言諸。夫仁者大德也。大而主公依之。則天下治矣。小而
匹夫據之。則全家齊矣。然則指掌何者而為仁也。我區之
未藝。亦何以為仁之一端也。蓋吾子謂之擴克剛。德與無
害人之心中。仁也。又剛。剛者乃善也。害人有乃惡也。凡
天之之奉。除善之外。皆惡而除惡之外。盡善也。故稱道
二。仁与不仁而已。論語與進問。仁於孔子。對曰恭敬忠。
子張問之。則曰恭寬信敏敬。顏淵之問。則曰克己復

仲子則曰敬恕。司馬牛則曰言。子貢以事與云云。可見衆善
皆仁而仁為之善之宗統矣。禮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
施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
言於者仁之文也。歡樂者仁之和也。是以可知仁之貫注行也。
皆本于一之仁也。故人道接父為孝。接子為慈。接兄為弟。接弟
為友。接君為忠。接臣民為恩惠。接朋友為忠厚。接賓主為
節謙。眼之明。各自雖異其若而萬行皆無不歸于仁之一。是故
曰之欲仁斯仁至矣。孔子又教以取沛造次之間不可忘焉。於是
僕始知吾道之道。亦歷歷在仁中。世有業箭鏃者。業宿樞者。
利皆在人之死。最為不仁。若業造者亦利病者之身。豈異彼夫也

之人乎。為得稱仁。在吾子或曰。洲不可不慎焉。當今先生身為法橋。則遂權在年。為遂權在年。到頭行處。而督課。凡執刀圭者。使天下之奸淺。幡然改季。鄙之顏風。令海內之俗。套沛然。孰學。便其仁惠之所敷及。豈輕淺哉。此乃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且法橋。顯官也。為之青雲之人。僕為寒陋之一生。一母草莽之中。青雲草莽。尊卑離懸。隔然至施治救。人則一也。倘做行道。已在青雲。之在草莽。而不急于趨入之意。何以為仁業乎。大所為識者。愧也。僕抵教。每見長於己者。好而問。詭常所疑焉。與所感焉。畢竟切于研究。治療。而亟敢入苦之心也。曩者幸遇貴客之來。唐突致理。問二條。幸早在七月念五。先生寬謾。

東之高閣。筆者既為五十餘日。僕所謂仁業急救。果在何許也。元那先生。以遂為仁乎。將為耶。僕竊為先生不取焉。請逆殺音。削答。致官尊業。必莫為曰。舍翁所嗤咲。

三与扇田法橋債七月念五之報

九月中五再致書於帳。而債七月念五。所贈之謠報。僕固非有存誠之素。而一得是之之邂逅。亦信于今日。真意外之幸也。是於所其幸。而今復重有所聞說者。教之雖似類。事之于不得止焉。其不得止者。則同業相依。最有所急於仁。營也。謬云將第加流。光在耳。乃屢輕筵。藉莞弱。庭樹。咸灑落。勁風。疾而吹。忘激。揚短。晷。涼夜。方永。耿耿不寐。難指。縉卷。陶胸。研憲。

然之流之念。沈無聊。顧影虛壁。撫按涕洟。自非參博雅
後度。則前籌後策。欲求當然。之印生矣。於是見古人之謂
一日如三秋。又如三歲。地如海之不取我。蓋言相違之久。悲之更難
也。故加如字。以取譬諭耳。昔孔子遊在川上。而稱流水。孟子游
演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云云。僕苟每誦此至言。時在強心為擊
拳撐脚。未嘗慨然。數日月進多。而一事無成也。是以生平一部
剛腸常不能軟。且軟脫而現者。忽聒左右。而唯吾己之小道。於
已攻而所以急于救之患之。生形与足下商榷以抗長較短。而
劔毒男子之為乎。僕之致之。後恨前應之迫耳。於先生時好學
尚。稍不一場教精神。婉轉乾避。粗若置之度外。有決矣。不然

何以至二十餘日之緩也。或恐僕之初來。為根難。以冒瀆高
耶。又將為言論。信信難讀耶。倘醜卑褻。則益抵大斧而剛焉。
此僕固所望也。前既載怒馬悲馬之辭。假取弟子之分。以稱先
生者。便查之。大至也。妾不可謂失禮矣。儻難整頓。則今而後。替
樣文章。聊以困乎。平於。則。本邦天下
昌平之化。東同軌。書同文。於僕其何難之有矣。蓋且體之為遍
照印乎。用黃備氏乎。將飭為葉象乎。但由是之之可好。而非余
之後焉。先生必勿憚之。作病夫之於色也。欲只頓愈。且不候夕。刻
有疾於火者也。而患之輕重緩急。雖不尋。至謂若則無。這。均
是人也。病好。是而。是。回。不。病。以。斯。不。病。之。手。而。療。有。病。之。子。

故匡袖手可志焉。又猶坐視將入井之赤子也。如親對若楚之劍
者。眼着又反覆厥倒之狀。強見於城。遂迫身。豈莫歎汗乎。此曰
是可志焉。孰不可志也。蓋當斯之間。而一息之惻隱。油然而生
于心。孰有非人也。噫。先生答之。意後放雅。既涉之。閱月。無是
也。熱邪。也。猶望。或。若使詩人。賽之。則。五謂。為此。感而已。
先哲。殊有愛惜分位。言白駒。過隙者。夫日月逝矣。不覺。與我共
焉。暑性。冬來。露為霜。曾更裝。僕之下情。豈知大旱之望雲霓
也。先生。心一日千里之力。非。而。僕之。寫足。則。不。能。救。彼。二。室。之。崇。
四。與。原。田。法。橋。債。七。月。全。五。之。報。
聞。從。乃。祖。仕。親。王。官。辭。法。橋。身。帶。章。已。入。石。山。搜。石。室。也。浮

大海。指。青。囊。積。年。精。煉。丹。石。化。奕。世。壽。家。藥。當。崇。孰。希
北。極。對。雪。埋。早。瑞。南。國。嗅。梅。香。
偶。賦。七。言。律。十。章。漫。呈。座。石。債。瓊。芳。論。道。難。近。香。雲。渺。
聖堂揮。筆。憑。凌。蒼。海。茫。檢。法。動。多。生。面。法。探。方。故。少。着。藏。方。
法。方。妙。用。無。方。法。萬。物。都。歸。無。盡。藏。
高。官。幸。得。舍。長。桑。服。藥。上。池。眼。紫。光。絡。繹。病。人。書。作。市。彈。狗
寒。鶴。夜。貧。淚。法橋新買張。皇。門。戶。於。三。世。河。視。墻。垣。之。一。方。倘。不
能。辨。二。豎。問。計。在。世。六。莫。如。已。
初。自。離。家。生。教。道。遠。舍。跋。涉。走。他。鄉。雖。非。面。壁。九。年。勤。美
莫。卧。山。一。夜。強。有。酒。有。魚。珠。有。妾。無。書。無。畫。更。無。章。不。忘。告。人。

誰來。昆之俗如見晚霜。

遠去京城向北荒。秋晚倭嚴霜。朝榮新窠柳。只黑夕

魚。缸暗蟹行。法橋卜新假學西洋窮理說。蓋鞠東地速仁

章。不能專對。豈非賦。寄語丈夫志四方。

道不在學別有方。切石唯欲向人揚。非尊為業。身服為貴

或章貴口筆。善畫善書皆好事。啼聲嗜色。總清極。徑回二十

餘列地。帝家秘禁滿一囊。

備我這道說陰陽。縹緲陰陽迂法方。目紀黃帝內外典。藉

存周且政令篇。法須仔細昊天碧。方當測量瀛海蒼。佛是

為仁稱可謹。不無媿利与名場。

古石或載在京坊。邈矣山河千里瀼。副技深侵極北境。採

方偏盡泰西疆。醜陋剗穢生人腸。喜見剗完死者腸。也士

當時一樣俗。乞勿叨杜浩昌陽。

道乎一已没多方。此欲修之徒甚場。秋天千里日將暮。春岳

萬重雲歟強。与婿無多辜媚竈。由善學也必善妝。看破古

今模範五。或求捷徑摘西洋。

何歲法橋出故鄉。山絲已是半年強。見花視月又看雪。逢雨

遇凡占值霜。等盡艱難巨細計。聖知檢易許多量。巧存煨煉

至當妙。平製信燐法筆行。

五与厚日法橋債七月念五之報

口嘗指之番

五技堂

聞是以三世嘗被僞唐御至御所。今身為法務寺御所
之印號。以周道達于本邦之內。乃投到頭之郡國。而足羈萬
且其言曰。凡送之為業也。恨專門內外者。或隘焉。必業之仁不
貴。或貧富。以可救殘疾。痼疾之急。決不論何者之多少。而貪焉。
若其國也。郡。有名于我洲者。便訪試之伎倆。以比較技藝。計筆
長短。私心竊決。贏輸而後。就長于己者。延學焉。過短者。則教焉。如
之類。邪俗稱之曰。諸國修行。猶勤也。乃勉屬刻苦之謂。而
切磋研究之義也。足下今茲。來于我山。雖初卸行李。一時佛騰邪
鄙。名聲藉也。僕私欽其盛事。以慕其下風。卑心。願鄉歸之。
殆憾相見之遲矣。作先生之號。乃大也。大者何。尊七重也。僕固

齊東之野人。而亦慣上國之進退。然畧知尊卑。一霄壤。誠雖
殊分異。苟至施治救人。更無二致也。奈則送之仁術。共同其
業也。故僕七月念五。唐突奉疑。藏二條聊致其問。然則。議
者而議之。是為尊。又予為賤乎。是。幸察諸。當今四海方與之
廣。八宏衆庶之夥。人之各具耳目心腸。自非。頑冥不靈。只中
必有超脫者。孰有不可相認焉。夫本邦昌平之隆。文運大闡。
我道。溯流萍源。悉極精。穀。所以。凡百。收。卷。亦。宜。然。矣。室。可。尔。前
姑。舍。焉。揭。等。度。元。以。還。之。一。二。言。之。哺。卷。日。昔。長。山。窮。矣。幸。僅。得
千。快。即。焉。之。東。修。以。取。揭。於。玄。道。一。意。賤。又。薄。遂。不。見。焉。良。山
善。恨。謂。名。古。氣。賊。而。去。之。後。皆。憤。激。厲。源。破。唐。宋。元。明。之。匠。徑。

晴怡信湯生克之說。覆而為夸。具皆廢焉。一歸長沙氏。此為之石。醫
方之問祖云。次之陸續相起之諸豪。彬不一其人。蓋建亦憾於方
壇。各當一方。縱橫上下。範我馳驅。就中如丹山丹水。東洋東洞。秀
庵杏菴。南溪南涯。一抱一得。旭山琴。操法山田。它產科外科眼科
之類。月論年騰。其著述追踵而出。愈出愈多。汗牛充棟。豈徒乎。於
是乎。我道謂盛衰而除其傷。寒一家之外。概謂之後世。此則我道之
所以分而為二也。當代辨通商於和蘭者。莫為慶長年間。當時
既置譯司職方。以後百有餘年。而白石初從譯家學。彼國
之言語文字。是以蘭字之一塗。草創于白石。興行于昆陽。休
明于蘭化。漸隆于鶴齋。大成于月池。臻齊父子云。蓋今日之

鴻業。防啓風于斯。洋學之所以盛行于我東方。而彼地方亦
猶我今日。新如鐵細。月稍增微。密補先漏。翼前欽。而察明其
所未暗者。不歟矣。注。見舟船之所齋而歷。可觀也。改羅巴之於
我。相距萬千里外。而人物別命。風土殊裡。無物產情狀。同者則
同。異者則異。而固不可變者自存矣。而我道之所依。不越言語
文字之間。則我假于渠而譯之。心為之存焉。管只充
使用而取便捷耳。此乃我道之所以新添一家而為之流也。
徐云。汎之外。輒雜選混清。恰如骨董鋪。豈足掛大方之達才
哉。咸謂中猶之後而可矣。夫人之靈。吾自有目而觀。有耳而
聆。有書而讀。寧煩于我。山中之為僻也。凡天之事。感生而

致焉。今先生負大節。文字落世。感召吾成人之程式。倘不能
 應。僕之鶴象。則恐方視者。或謂曰。之縛舌膠唇。或笑謂之卷
 彈子。嗚呼。嗚呼。亦未可知也。且山縣之為地。信僻邪之陋壤。而戶口
 僅二千。庶當羽之喉。龍羽者。南北八百里而廣。大輿絡之。後越
 隣而接境。大凡物自小而及大。勢必。三戶之邨。而十室之邑。十
 室之邑。而鄉里。而郡縣。而州國。而終達輦。其
 傳騰莫之克禦也。尚速置郵而行命。為自重者。乃無可輕
 事也。况於佩印。号之大乎。摺報之引。既遠四閱月。果是困于削
 復故已。豈徒困也。必不能各焉也。不能與不為之形。孟子既有辨
 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請

。境足。待耳
 字同

是。居一于私。必勿棄置。即屬不能之。不能之。者。与梓
 匠輪輿同其志。何異毀瓦画墁。而求哺啜哉。况不令妻妾相
 泣於中庭者。幾稀矣。曷得入之。此之教邪。此等之輩。人目為
 骨董。送。仁送之。可愧。与之。遠也。必莫使山縣之多。言。賦。虎。頭。賣
 狗肉。豈無取于御所之印。號乎。僕不意足下學仁之。送。後。以為
 哺啜。若。是。為。哺啜之士。分。山。縣。雖。小。自。官。有。上。任。故。僕。欲。詞。所
 贈之五通。以達之。官而聽是非之斷。且此報限十一月朔。後
 不必候報

僕重戲作一首。集以歸。在末之字前。敬

歸。在末之字前。敬。田園。三。行。荒。烟。橫。倦。鳥。還。台。麓。

彼致百里之大。縮載盈尺之上。故至山之象。川之形。平險曲直之勢。自不能無小差。然及邪落驛次之程。更無有毫達。是以生塗或獨行之人。先辰在番。業方上途。則不必俟鄉夫。又殊不類假南針南車之煩。假令雅長路之失。閉道之迷。不容田父之結乎。此所以是小紙有則。而利于用。便于事也。詩云。有物有則。抑是之謂哉。

家乘

一治家莫如和。和為禮之用。親子兄弟。夫婦相呼。則親之。兄弟之。夫之。婦之。子之。奴之。婢之。他之。而家不治者。未有之一。齊家莫如誠。誠則明。明則誠。天之道而思之。人之道

也。故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有之。

一保家莫如孝。孝者為仁之本。立而義禮智信。而後為此。

五常備。而家不保。母者未有之。

一富家莫如勤。勤者力行之謂也。人各異業。或勞心思。或勞手足。自歲旦至除夕。二六時中。勉且職。而家不富者。未有之。

一福家莫如善。善者成美之謂也。凡天之事。除惡之外。皆善也。除善之外。皆惡也。故書曰。天道福善。行日積。已而家不福者。未有之。

三

一昌家莫如忠。者愛敬之謂多。廣愛衆而為人謀事而不租不可侵焉。則人後愛敬於己。是故家無善弱之危。一望知也。嚴然。是以忠而家不隆者。未有之。

八

一長家莫如正。者中庸之謂也。偏易謂之邪。不偏不易謂之正。但天之物。不正皆邪。不邪皆正。則上下之神祇。能共護焉。是以福祿壽為方至焉。夫礼災禍盡消焉。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哉。守之而家不長久者。未有之。

四

一固家莫如慎。者恭信之謂多。恭猶敬。信猶誠。人信其所言焉。敬其所行焉。顛沛造次。不更怠亂之志。故奢侈放蕩。不由起焉。酒廢色收。不由來焉。記曰慎其始。謹慎而家不

堅固者未有之

凡有家莫如儉。者節用省費也。當今四海一家。上位姑舍焉。下則農也。工也。商也。曰之。三民皆無佚祿者也。如農工商各雖異其業。其職。然皆得業成之贏餘。而今焉。且營全家者。也。故畧欲得稅餘之粟。不必無貪心也。工欲求打織之料。不必無貪心也。商欲利什一之潤。不必無貪心也。自有其貪心。寧不若努力其所為。而人十能之。已百之也。故人困勉於己。而配除貪婪之害。心為先。亦則自至有餘慶。而興禎祥。是以牧萊無出一頭之地也。夫之民之賤。僅得衣食而營生。約日食之餘。而貯蓄之。則不得安其家。而後治齊昌。固富福保長之道。可言焉。可行焉。且三民

小。若值官婚喪祭之役。或生先病死之厄。而無畜聚歛。或盡貯積則一敗塗地。全家皆廢焉。強頓使父母孝子坐餓餒之難。此所以細民之小而賤也。是亦有利於水火之中而不避。死者死又食之也者矣。此所重財而輕廉恥而薄俗。委卑之風。從死越矣。豈為之不啻啼乎。積聚之策。其非不難焉。人之所能知而唯行之之難焉。其非它也。勤為第一。儉次之。然勤而不儉。則不得焉。儉而不勤。則不得焉。勤儉相得。而後可得。苟完矣。民疾自其貪而多矣。儉與勤之別。夫儉者。當用而用之。當不用而不必厭太焉。勤者。縱雖可用。而欲減其多焉。儉曰約。勤曰吝。約之也。縱謂可用十而減用八也。吝者。猶出納之吝之吝也。可與之而不與焉。所不

可取焉。而欲取焉。此心引及事物。所謂貪欲也。奸猾之民。不知此等之別。差而放意。隨之欲之。所及焉。如死者福必及夫身去。今茲昌平之隆。號令出于一。書同文。車同軌。農民工師高夫之屬。若安其所。賦焉。樂得又贏餘。若。不怠且業則。雖得存小之餘。而獲以歲月。則息焉。則至如彼。木山不擇。奉在而飛。或。巨海不。洶流而浩漫。豈非自小而大。自卑而及高乎。但欲莫其過而已。故有家兒計入而出焉。必勿納。得入之財。

全再訂

一治家莫如孝。孝者為仁之本。立則義。禮智信亦自從焉。故親子兄弟夫婦相和。則親之。子。兄。弟。夫。

婦、奴、婢、而家不治者未有之

一富家莫如勤。者力行之謂矣。人各異業。或勞心思。或勞手足。詩云晝爾于茅。夜爾索綯。言其不怠在事一也。故自歲且至。除夕二六。將中勉勵其職。其業而家不富者未有之。

一福家莫如善。者或美之謂矣。凡天之事。除惡之外。皆善。除善之外。皆惡也。書曰天道福善。故詩曰自求多福。在人之所積也。是以善行日積于己。而家不富者未有之。

一壽家莫如正。者中庸之謂矣。不偏曰正。曰之正。大凡事不正皆邪。不邪皆正。則天地之神祇。復能以護焉。是以福祿壽為壽至焉。夫禍天盡滅焉。故守正而家不長久者未有之。

一保家莫如慎。者篤實之謂矣。夫有家者。其誠所。明所。其行。早計入而出焉。當藏其餘財。歛沛造次。於慎則常無惑亂之患。逆或之頃。彼奢侈放蕩。不由其。酒。魔。色。妖。不由其。禮。日。慎。其。獨。謹。慎。而。家。不。堅。固。者。未。有。之。

世有保家之術。儉為最。才一者。然儉不如勤。儉待而後。家應富焉。若儉過為。則害矣。或過儉。則益甚矣。貧。

蓄儉之別不可不知之

全三訂

治家莫如孝。孝者仁之本。立則致禮智信。六自後為故親
子兄弟夫婦相親。則親。弟。兄。弟。夫。日。婦。奴。
婢。而家不治者未有之也

世人有餘之術。儉為最。身一也。然不加勤。儉相待。先
當計入而出焉。此道也。名果富。則宜早立長久之策。
莫如積善。身中慎。三者備。則言行皆正。行。天地
之神祇。後。後。後。是故。禍。災。起。焉。
彼勤者力行而儉者節用。省費之謂矣。儉與勤相近。若

過為蓄則害矣。或臨食則益也。貪蓄儉之別不可
不知之

嘉慶七年九月市村信成偶向家乘圖書此語以贈之

書真之一乘師言畫帖之後

余一日不堪暑熱。困卧北窓之下。乍有覺熱叩華門者。儉惶
次且迎之。則真之一乘師也。乃投一帖以求余言。展之則楷
首為梁川某之序。曰。龜手呵筆。余笑曰。僕反之手。後眼
冒。苦。溼。蒸。也。且愧。余髮如花。種。余腹如地。便。然。空。洞。更
無。一。物。以。塞。責。者。夢。予。醒。予。被。汗。淋。漓。徒。輸。與。序。中。之。所
言。以。還。之。但。殷。勤。囑。師。遠。塗。厭。暑。加。餐。良。自。重。

妙見祠之碑

齋勝真心。曾受業于行方真信。今春真心撰日擇地。乃下城東。諏訪宮之北側。地方教坊。通以石梁。前穿方池。直以石梁。前立華表。高壇於中央。安靈宮於其上。樊以玉垣。下之左右。雙燈踞獅。壯麗魏。造築皆石。蓋計之不朽也。行方姓平名真信。俗稱式部行方氏也。因人呼曰行方先生。真之相馬之人也。歲十四祭慎。于都下。入吉田之廳。給仕鈴鹿。豐後守者。凡十三年。朝夕其左右。聞禘道唯一之寔。又得守之書。即趣京。就本所之業。益學其道。時往來土御之下。吏受陰陽卜筮之法。居五年。信自意業已足矣。於

是乎。辭京去焉。周遊天下。遍探名山大川。以文政九年。偶至我山形。羈留凡十餘年。說人之吉凶。祈禱福。應言而驗。矣。心見其妙。而學之。尋行方而歸故鄉。今茲心有所感。以惟新斯畀。幸值行方再來。共僥力而竣工云。先生時年七十有九。躡蹠如少壯之日。真可謂奇人。

以下全て

白紙

